

从规训到规制： 智媒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审思

史诗悦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智媒时代的到来为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了算法权力和行动逻辑。智能算法通过对用户的精准画像和信息推荐完成日常生活的渗透与嵌入,既满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同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裹挟进认知孤岛、精神成瘾、道德危机和价值偏见等算法污染风险。算法污染极易带来主体思维遮蔽、心理基础消解、社会责任禁锢和外部延展束缚等社会风险。为有效规制智媒时代算法偏差或异化等行为,需要在网络空间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规范、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送形式和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素养,以此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数字化革新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 智媒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算法责任;民族事务;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 C9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23)02-0058-05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23.02.014

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社会阔步进入智媒时代。智媒时代的到来,人们信息获取更为高效便捷,内容形式更为丰富多样,极大满足了人们对媒体发展的个性化需求,但也面临“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室”等传播效应带来的技术优势与挑战。算法技术在媒体的全方位渗透塑造了媒体智能化新形态,同时也引发了技术背后关于人类福祉、伦理道德、价值传播等一系列问题的深思^[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曾强调:“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身处智媒时代,算法已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算法驱动的网络空间也成为我们党凝聚思想政治共识的新空间。在这一革新影响下,新时代如何开展党的民族工作也将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我们党民族工作的主线^[3],是民族工作领域巩固思想基础构建思想长城的重要保证。伴随媒体融合发展的迭代升级,学界对“价值”和“共识”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关于民族领域引导主流价值和凝聚思想共识,即在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上略显薄弱,其主要呈现3个特点。第一,侧重主流价值而忽视民族特性。多数学者习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意识形态或价值传播语境之中,从宏观层面评析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基本路径^[4]。但一定程度忽视了民族工作的特殊性,缺少中华民族历史观和实践观的研究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主流价值语境下开展具体工作,还需要立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大家庭“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第二,侧重面上梳

[收稿日期] 2022-10-19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资产为本视角下城市互嵌式民族社区治理研究——以义乌鸣山社区为例”(项目编号:23NDJC436YBM);2022年度浙江省新型重点智库“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课题“政治认同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CYZD202219)

[作者简介] 史诗悦,男,博士研究生,中共湖州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理而忽视解剖麻雀。当前,学界多基于智媒时代的社会大背景展开理论探讨,偏重价值传播、舆情引导和制度构建,缺乏具体案例和实证分析加以佐证,自下而上的研究脉络难以明晰,对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群众的跟踪和深入程度不足。第三,侧重算法革新而忽视意识培育。智媒时代下,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要素,给思想价值传播既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挑战。学界多从风险防控角度研判数字规训带来的问题,着力提出应对算法污染现象的防范路径与机制,而忽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过程和意识培育视角,影响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全面性。整体来看,智媒时代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力度仍然不足,亟需聚焦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对民族领域价值传播、舆论引导和意识培育方面的新现象和新议题。

一、全景敞视:智能算法赋予的技术特性

智能媒体催生的网络化时空环境和传播形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输入了技术控制思维和行为方式。与传统信息“角力场”相比,智媒时代依托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实现海量信息的有序采集、编排、生产、分发和反馈,通过智能算法提高信息整合和传播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满足大众个性化需求。尤其在把握各民族群众文化特征和心理特点上增添了算法逻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算法行为方式,并为之带来全方位技术优势。

(一)聚合性: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海量信息

不同于传统订阅模式和门户时代信息传播的主体单一和个性不足等局限,智能算法的常态化运用让多种媒体完成了资源共融和全面整合,催生出聚合新闻客户端等网络传播创新运营模式。在算法的编排和驱动下,原本分散在不同媒体、区域和网站的海量信息依托技术变革和媒介组合释放的传播效能实现媒体资源的优化整合,为塑造个性化的信息生产、搜索以及推荐的传播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息分布呈现点状特征,我国民族工作的信息分散于不同的门户网站和新闻媒体之上,用户信息获取面临单一式和零散化的难题。在算法聚合功能推动下,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才能达到共有和共享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信息也得以整合。各级统战部门、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公开透明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相继成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信息来源和渠道更为广泛。在智能媒体的推送下,用户既可以通过信息订阅和门户网站获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新闻,也可以在指尖通过个性化推荐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信息的获取,真正完成在信息爆炸时代对海量信息的过滤整合,极力满足各民族群众的文化和心理需求,展现“千人千面”的多元聚合特性。

(二)精准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靶向瞄准

传统的民族工作模式多立足地理空间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实践,以社区、乡村、企业、学校等为工作主阵地,教育形式以面对面灌输式为主,缺乏点对点的针对性教育和信息传递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群众思想更为活跃,需求更为多样,在地理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工作多样性、复杂性和拓展性带来更为艰巨的现实挑战。与网络虚拟空间相比,地理空间开展民族教育更依赖阵地建设,中华文化专题讲座、中华民族主题公园以及民族民俗博物馆(体验馆)等更侧重面对面的“大水漫灌式”信息传播,一定程度忽略了对各民族群众信息取向和需求变化的追踪。随着网络普及度的提高,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协调好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教育权重问题,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智能媒体裹挟的数字技术可以对用户或产品进行信息挖掘和特征分析,通过对用户的基础信息、行为数据及历史数据的系统收集,实现用户信息的标签化、形式化和可视化,从而完成用户的大数据画像。在用户画像的推介下,智能媒体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更为精确的信息推送方式,实现民族教育的靶向瞄准,有助于摆脱民族教育单一式依赖地理空间和产品辨识度不高等问题。

(三)全面性: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辐射范围

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5]。智媒时代的来临,原子化的个体不可避免成为智能媒体信息推荐的对象。我国互联网的高使用率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传统媒体的传播形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形塑为具有特色民族标签的教育形式,忽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的深层内涵,限制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不仅是少数民族群众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内各民族群众都应在智媒时代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切实增强“五个认同”,从而推进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知和认同。智能信息推荐系统全方位、高覆盖的特性能够将各民族群众均吸纳为信息推送和日常教育的对象。智能媒体通过增加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以及民族英雄人物事迹的推送频次,打造跨越时空界限和身份差异的全天候教育模式。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用户都可以通过网络媒体获取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信息,摆脱了传统民族教育依靠地理空间和活动阵地的局限性,扩大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覆盖面,实现了信息传播形式由点状传播向全覆盖无差别传播的行动转变。

(四)生活性: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融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各族群众社会层面需要铸牢的重要思想观念,更是深入个体生活和影响行为方式的行动准则。过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工作中缺少自下而上的组织嵌入和社会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群众日常生活的融入程度略显不足。在教育形式上表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依靠单向的信息传播模式,比如在特定教育场域开展专题培训和授课,授课人员难以在该场域中与授课对象进行多元互动并产生精神共鸣,该类教育形式更偏向“留痕式”的任务应对,缺乏工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算法技术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可以为各族群众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全天候、无缝隙的技术支持。各民族群众不仅可以在特定的教育场域接受课程培训,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通过短视频、新闻客户端、网络直播、网络文学等多种形式主动学习。部分群众也可以依靠网络平台自己录制视频呈现原生态民族文化、讲述民族故事、展现民族风貌,从而增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和认同,打造自下而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模式。在智能媒体的交互推动下,能够塑造出官方媒体和普通群众互动联通的工作格局,增强了生活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灵活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数字规训:智能算法嵌入的应用瓶颈

数字技术向民族工作场域的全面延伸为各民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了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时空境遇,也为民族事务数字化革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数字技术催生的智能化媒体新形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纳入到媒体融合发展议程中,既为该过程灌输了数字思维方式和特性,同时也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纳入到数字规训环节^[6]。智能媒体广泛应用可能产生的大数据偏差或异化,是一种令人不满的规训现象。数据驱动和算法治理需要系统审视该伦理性风险点,从主体思维、心理基础、社会责任和外部延伸4个方面准确研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面临的瓶颈阻隔。

(一)认知孤岛:信息茧房极易遮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思维

信息爆炸时代用户想要获取有效信息受制于对海量信息甄别的能力和水平。智能推荐系统为用户冲破“信息海洋”提供了算法支持,并为用户量身定制个性化的“信息场”。用户根据自身兴趣偏好和价值取向可以自由选择属于自己的信息“个人日报”,久之则形成同质化和固定式的信息茧房。用户受制于信息茧房的禁锢效应,逐渐失去与外部多元信息源接触的机会,并被“围困”其中,主体思维能力不断弱化,极易深陷于认知孤岛之中^[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在心理层面增进“五个认同”。但智能媒体的应用一定程度满足了各民族群众个性化需求,同时也将各民族群众圈定在单一化的信息场域内,如少数民族群众因其民族身份的差异极易被智能推荐系统

识别和画像并针对性地推送该民族相关的各类信息,其他类别的信息推送相应减少。尽管该过程能够增强各民族群众对本民族文化和信息的认知和认同,但久之则降低了与其他民族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触程度和认知水平,主体思维出现主观化和片面化增强的趋向,极易影响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信息茧房和认知孤岛的产生容易降低用户的主体思维能力,进而影响到用户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和选择,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和培育带来片面化和差异化的阻力。此外,一些不法分子或敌对分子歪曲事实恶意抹黑我国民族工作,散播虚假信息,利用信息茧房和孤岛效应干扰用户认知,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对我国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工作造成侵犯^[8]。

(二)精神成瘾:沉浸体验极易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

数字技术催生的数字产业为广大用户营造了极其高效便捷的网络环境,极大满足了用户多元化的身心需求。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62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16亿,网民每周人均上网时长为29.5小时^[5]。依靠智能算法和虚拟技术打造的VR、AR、短视频、线上直播等产业可以从视觉、听觉乃至嗅觉味觉为广大用户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沉浸式感官体验。虚拟技术为用户勾勒出一套饱含临场氛围和心理刺激的“感官盛宴”,在场景设计和人机互动中实现虚拟与现实境遇的交互,由此滋生出快餐式的感官文化。这种依赖沉浸和感官体验的文化输出模式极易让广大用户沉溺其中,从生理和心理层面共同满足用户个性化和猎奇性的现实需求,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偏向于思想价值层面的认知和认同。在智能媒体应用过程中,“感官盛宴”通常被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理性的辅助手段,其工作内核更侧重在精神领域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因此,尽管智能算法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应用能够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的传播和体验,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但如若过度依赖沉浸式感官体验则容易面临技术异化的风险,消解各民族群众共同的心理基础。这种感官文化引发的精神成瘾现象助长了部分用户信息获取的偏向性,导致该类用户对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及共同利益基础缺乏准确研判,不利于在思想上广泛凝聚社会政治共识,构建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部分用户被碎片化信息湮没和主导,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在精神层面缺乏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认同和情感共鸣,不利于巩固各民族共同心理基础。

(三)道德危机:娱乐泛化极易禁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责任

智能算法勾勒出的用户画像为智能推荐系统信息瞄准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凡事讲究“热度”和“流量”的智媒时代,谁吸引了用户眼球,谁就把握了流量经济的内核,从而占据市场主动性。除去个性化信息接收外,用户对一些娱乐性和猎奇性的信息更容易“驻足观看”,无形之中增加了用户上网时长,把握了“流量”精髓。当娱乐信息在社会生活中过度泛滥,泛娱乐化就会导致人们以娱乐化的心态对待一切,以娱乐作为价值衡量标准^[9]。这种现象极易使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被冷落,娱乐精神降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庄严性,导致民族精神不被敬仰,英雄人物遭遇挖苦,传统文化沦为边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热度”和“流量”来增强教育的覆盖面和深入度,同时也需要警惕娱乐泛化引发的价值旨归的本末倒置。将娱乐精神适度引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可以提升民族工作的生动性和大众化水平,通过生动活泼的民族符号和视觉形象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但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不利影响下,部分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被功利化甚至庸俗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责任表达浮于表面,尤其是娱乐至上的价值偏导缺乏对智能推荐系统有效的约束引导。在智能算法驱动下,智能推荐系统按照既定程序无差别完成信息收集、生产、分发和反馈,社会责任的缺位使算法彻底沦为相关媒体和企业谋利的工具。以青少年用户为主的特定人群也因算法责任及其约束引导机制的不健全增加了思想引导和价值守卫难度。特定群体也极易被算法降智,陷入娱乐至上和庸俗化境地,使各民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社会道德危机风险。

(四)价值偏见:群体极化极易束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延展

面对智媒时代信息过载的现象,作为原子化的社会个体更容易选择性地接触自己感兴趣以及贴近自身立场观点的信息内容。过往信息获取渠道单一的社会现实阻止了用户陷入“回音室”效应及“过滤

气泡”的风险弊端。智媒时代算法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回音室”效应和“过滤气泡”成为用户使用智能媒体遭遇的常态现象。用户基于自身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加入共同的网络社群,主观上不断加固与不同意见人群和外部环境的“隔离墙”,继续朝偏向的方向移动,最后形成了极端的观点^[10]。这种由于算法偏向产生的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上极易形成“偏见共同体”^[11],致使用户对部分社会议题的观点日渐偏执,容易被虚假信息拿捏把控。我国拥有超过一亿的少数民族人口,民族领域议题本身就很容易吸引社会大众关注,也极易与边疆治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议程交织在一起,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维。在民族工作领域,由于民族事务对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群体极化现象更容易对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历史事实真相产生虚化。加之部分不法分子或敌对势力利用我国民族问题或人权问题制造噱头肆意抹黑中国,极易降低部分群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一旦虚假信息先入为主,悬挂于灰色地带的“技术黑箱”将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认知产生偏向,削弱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12]。对中华民族历史现实认知的“偏见共同体”一旦形成,将会把网络偏见转化为现实偏执,降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传播的可塑性和延展性,影响我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风险规制:智能算法融入的廓清之路

任何先进技术的使用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不可预知性的变革。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助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面进步革新,另一方面也让人类社会产生精神性、道德性乃至伦理性的深层危机。将算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构制度规范、价值共识及责任意识等多位一体的约束引导机制,使算法权力科学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真正进入服务用户和社会的正轨。规制算法权力、避免权力滥用出现的各类风险弊端,为智媒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廓清现实路径,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使之能够融入到具体民族事务中,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一)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

正确的价值导向是规范社会行为和引导社会走向的精神内力。在智能媒体广泛嵌入社会生活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新时代,明确正确的价值导向,构建完备的价值体系为算法驱动的网络空间新形态确立了价值引领智能算法的行动逻辑。作为民族工作领域的行动指南,网络空间应当确立核心价值导向,以此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过程。第一,完善网络空间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全国范围内凸显中国价值彰显中国气质的精神内核,理应位居网络空间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位置。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秉持虚拟与现实良性互动的原则,在网络空间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地位的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遵循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与“五个认同”共同组建“一核两翼”的核心价值体系。第二,构筑中华民族网络空间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是全国各民族群众心理归属的基础,也是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来源,应当确立文化引导和心理疏导相结合的双向工作机制,巩固网络空间社会心理基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时代先进文化融入网络空间,在虚拟世界增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形象和符号,为之注入文化育人的动力。第三,推进网络空间民族团结进步品牌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品牌创建多依靠现实生活中比如社区、学校、企业、车站等具体的地理空间和有关单位展开,缺少虚拟生活的工作推进。在智能媒体推动下,应当鼓励地方创新,加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业团队建设,专门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品牌网站、APP及特色小程序的开发与应用,设计“红石榴”民族微动画、微表情,建设VR及AR民族博物馆或体验馆,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工作经验。

(二)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规范

智媒时代宏观政策背景难以细致把握智能算法的运行逻辑,在价值传播、社会伦理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政策跟踪和制度约束。这一现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传播极易带来大数据偏差及异化的风险点。为了规制算法权力滥用及其偏差和异化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当明确算法责任,构建智能媒体法

律、制度及伦理规范体系,理顺相互工作机制。第一,完善网络空间法律支持体系。智能算法在对用户分析画像过程中无形侵入到用户的私人空间,并对其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造成了威胁。对此,应当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提出的各项要求和细则,明确信息安全指导地位,构建网络空间信息安全法律保障体系,避免数字规训带来的社会道德危机。尤其对用户身份信息保护上,要规制相关媒体和企业传播虚假信息及伤害民族情感的不当行为,严肃处置信息欺诈的不正之风。第二,优化智能媒体信息推荐系统工作机制。及时掌握广大用户在网络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路向。加强各级人大相应工作委员会的专题调研力度,加大对广大用户心理特征的研判,建立相应的网络工作规章,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传播的基本伦理,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手段优化智能媒体信息推荐系统的工作机制。第三,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舆情预警机制。面对智能算法运行可能带来的主流价值传播及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风险,应当加强对 APP、新闻客户端、门户网站等信息传播平台的监管力度,建立信息安全舆情预警机制。对涉及我国民族问题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信息进行严格把关,对意识形态安全责任工作落实不到位的网络平台限期整改甚至关停,对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不法分子予以坚决打击,为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风清气正的媒体运行环境。

(三) 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送形式

智媒时代信息推荐系统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满足了广大用户“千人千面”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让广大用户陷入到“信息海洋”及“信息孤岛”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各类信息被网络平台编排、分发和推送,但其中掺杂的虚假信息、不良信息用户难以有效甄别,限制了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成效,需要提升信息筛选、供给及推送形式加以优化。第一,完善算法驱动的信息筛选模式。为规避“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室”等信息传播带来的负面效应,应当通过优化信息筛选模式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要提高算法推荐系统多样化信息的推送力度,让用户能够直接接触各类信息,打破认知孤岛。要加大信息审核筛选力度,通过算法赋能规避不良信息,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建立网络防成瘾系统,严格控制用户网络平台使用时长,防止泛娱乐化和精神成瘾。第二,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息供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息供给仍面临内容宏大、生活贴近程度偏低等问题,难以在用户中产生持续深远的心理效应。应当在原有的信息供给模式上确立公共性指导原则,避免为了迎合个体志趣而忽视公共利益的现象。要立足网络用户心理特征和实际需要,提高内容推送质量,要注重前期制作文案的趣味性、话语的灵活和故事的启发性,在多样的内容供给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接纳程度。第三,摒除网络空间功利主义色彩。在市场化运作背景下,部分媒体和企业过度强调消费主义,极易滋生出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色彩。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信息具有重要教育意义,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信息内容,极易在网络空间湮没在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浪潮中。应当加大对社会公益性质网络平台、APP、新闻客户端等的支持力度,健全相关政策保障体系,提高弘扬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信息的推送比例。

(四) 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素养

智能媒体向社会空间的广泛渗透使人民群众日常行为方式按照算法的行动逻辑转变。过往的生活常识难以应对智能算法渗入悄然带来的新变革,社会大众极易面临数字鸿沟带来的现实阻隔^[13]。技术素养是人们应对技术渗透时自身能力的衡量标准,包含对技术伦理、技术规范、技术方法的理解与实操。智媒时代社会公众技术素养的不足使得“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室”的负面效应放大化,社会公众应对大数据偏差或异化的知识储备明显不足,需要立足全民教育、算法责任和自律意识加以改善。第一,加强算法知识的普及性教育。算法是智能媒体运行的描述性指令,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较高,但社会公众对算法的概念、原理及运行方式理解程度偏低,对算法可能带来的风险点认识不足。应当通过开设社会大讲堂、理论下基层等活动加大算法知识的普及性教育,在社会范围营造良好的算法学习环境,规避工具理性带来的社会弊端,提高全民技术知识储备和能力素养。第二,培育用户技术自觉和自律意识。面对技术渗透带来的价值、伦理及道德层面的侵蚀,应当积极培养用户自觉学习技术知识、自律使用智能媒体的意识和能力水平。尤其在民族工作领域,要

提高用户主动能力和主体地位,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加强用户自觉鉴别非法信息和不良信息的能力。要建立用户投诉和反馈机制,依靠群众力量过滤掉不良信息传播源头,净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空间。第三,落实网络空间算法主体责任。网络空间算法责任的缺位致使网络空间出现算法侵蚀和权力滥用等“算法污染”^[14]。压实算法责任是规避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算法垄断、算法黑箱等算法问题的有力手段^[15]。要建立健全网络空间算法责任体系,明确责任主体、责任目标和责任内容。在民族工作领域,防范算法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等现象,各级统战部门、民宗部门应当与公安、网信等部门通力合作,落实好算法责任,筑牢网络空间信息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篱笆。

四、结语

智能算法向社会层面的广泛渗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安装了技术赋能的“动力引擎”,同时也裹挟了大数据偏差或异化等“算法污染”现象。智能媒体作为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需要及时规避“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室”带来的负面效应,打破认知孤岛、精神成瘾、道德危机及价值偏见等数字规训问题。对智媒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趋向进行展望,媒体的数智转向和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民族事务数字化革新的动力来源。建立“用户—信息”“媒体—生活”协同并进的信息推荐传播机制,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培育全方位、深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而依靠媒介传播的延伸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在网络空间和民族工作领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首先要正确认识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趋向。网络空间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型场域,在各民族群众日常生活中占比日益提升。但在实际工作中,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依赖各级党委政府自上而下的工作推动,缺少自下而上的专业介入和社会参与,专业性和灵活度不足。因此,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思想上认识到这一革新的必然性和生命力,认识到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异同。各级党委政府应当与社会专业力量一道搭建智媒平台、建立管理体系、消除算法风险,培养各民族群众的技术素养,积极引导其健康使用智能媒体,为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要深刻把握民族事务数字化革新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智能媒体广泛应用的今天,民族事务数字化改革是今后一段时期民族工作涉及的新领域。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贯穿于民族事务数字化改革的全过程。因此,在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上,要立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对智能媒体裹挟进来的认知孤岛、精神成瘾、道德危机和价值偏见要予以有效甄别和处理。既不可放任自流,也切忌“因噎废食”。尤其要做到让智能媒体最大化服务各民族群众,最大程度发挥智能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向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专业队伍建设,适时引入专业团队,推动民族事务数字化革新落到实处。

最后要构建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算法责任体系。不同于一般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在网络空间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算法责任体系是围绕算法责任缺位以及其他算法污染风险针对性搭建的风险防护墙,以此有效规避算法风险。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算法责任体系大致可分为责任主体、责任目标和责任内容。在责任主体上,各级党委政府是第一责任人,是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管理者和守护者。在责任目标上,要明确“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和“五个认同”的指导地位,以促进网络空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价值旨归。在责任内容上,既需要正向的正能量引导,也需要反向的矫正纠错,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体系化的反馈和考评机制,防范数字偏差和异化,推动智能媒体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HEBERGER N ,KARPPINEN K,D'ACUNTO L. Exposure Diversity as a Design Principle for Recommender Sys-

tems Information[J].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6(2).

[2]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 求是, 2019(6).

[3]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1-08-29(1).

[4] 方正. “数字规训”与“精神突围”: 算法时代的主体遮蔽与价值守卫[J]. 云南社会科学, 2021(1).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2.

[6] 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218.

[7] 邓喆, 吕楚笛. 智媒时代精准思政破解“信息茧房”的深层逻辑与实践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8).

[8] 王永贵. 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6).

[9] 胡慧河. 网络泛娱乐化现象及其有效治理[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10] 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7.

[11] 方正, 叶海涛. 智媒时代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三点思索[J]. 理论探索, 2020(2).

[12] 王华华, 王永益. 局限及其规避: 智能算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运用[J/OL].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9898/j.cnki.42-1704/C.20220609.01>.

[13] 田钊平, 张耀. 大数据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族际关系治理转型为视角[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7).

[14] SCHULTZE U, AANESTAD M, MÄHRING M, et al. Living with Monsters Social Implications of Algorithmic Phenomena, Hybrid Agency, and the Performativity of Technology[M]. Cha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18: 1.

[15] 肖红军. 算法责任: 理论证成、全景画像与治理范式[J]. 管理世界, 2022(4).

From Disciplining to Regulating: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Times of AI Media

Shi Shiyu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times of AI media has offered algorithmic power and action logic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cyber space. By accurately profiling customers and recommending information, AI algorithm penetrates and embeds into their daily life. This meets the personalized needs of customers; meanwhile, as for the process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 are risks of algorithmic pollution such as cognitive islands, psychological addiction, moral crisis, value bias, etc. Algorithmic pollution is conducive to subject thinking obscuring,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elimin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hibition, and external expansion restriction.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algorithmic deviation and alie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in cyber spac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ruct the system standards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ptimize the feed forms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nhance the technological capacity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o as to offer technological support to the digitalized innovation of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times of AI media; con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ethnic affairs; digitalized administration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包宝泉)